**Jim Spiegel 博士，《宗教哲学》，第 4 节，**

**有神论论证，第三部分，
本体论论证**

© 2024 Jim Spiegel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詹姆斯·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宗教哲学的教学。这是第 4 节，有神论论证，第 3 部分，本体论论证。

好的，现在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另一个有神论论证，即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

它是由圣安瑟伦在 11 世纪发明的，这个论证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个先验论证。它是一种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它不像其他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那样诉诸经验。

这篇文章从上帝作为完美存在的概念开始，上帝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最伟大的存在，根据安瑟伦和其他自那时以来支持该论证的人的观点，这足以让我们相信这样的存在是存在的。许多其他哲学家都为本体论论证的不同版本辩护，从勒内·笛卡尔到 20 世纪的哲学家，如诺曼·马尔科姆、查尔斯·哈茨霍恩和阿尔文·普兰丁格。我们将研究安瑟伦的原始论证版本或他设计的两种论证版本，然后我们还将研究普兰丁格的本体论论证的模态版本。

因此，安瑟伦仅通过对上帝观念的反思就证明了这一点。早在他真正提出这个论证之前，他就有一种直觉，认为这样的论证是可能的。最终，他发展了这个论证，并在他的作品《Proslogium》中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呈现。

因此，他从这样一个观点开始，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没有比它更伟大的存在是可以想象的。没有比它更伟大的存在是可以想象的。因此，我们把这个存在简称为 G，一个没有比它更伟大的存在是可以想象的。

这个论点的第二个前提是，现实中存在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我脑海中的东西，比只存在于我脑海中的东西要大得多。毕竟，如果有人给你提供了这些吃披萨的选择，那只是披萨的想法，一个概念，比如你最喜欢的披萨、深盘披萨、意大利辣香肠、香肠，或者你喜欢的任何东西，但仅仅是想法，而不是刚刚在必胜客购买的真正的披萨，如果你真的饿了，你会选择哪一个？你会选择真正的披萨。为什么？因为它是真实的。

不管你对理想披萨的想法或梦想有多崇高，实际的披萨都比单纯的披萨想法要好。最好拥有真实的东西，即现实。当你谈论美好的事物时，现实总是比概念要好，概念只是一种想法。

因此，现实中存在的东西比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东西更伟大。现在，如果 G，或者说没有比它更伟大的东西可以想象的东西，只存在于我的头脑中，那么它就不会是没有比它更伟大的东西可以想象的东西，因为我可以设想那个存在，那个最伟大的存在，存在于现实中，而不仅仅是在我的头脑中。

因此，如果我们真的在试图构想一个可以想象的最伟大的存在，那么上帝的概念，或者说没有比上帝更伟大的存在，我们谈论的一定是实际存在的存在，因为现实中存在的存在比我所构想的这个存在更伟大，即使我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根据安瑟伦的说法，我必须承认，如果我真的在思考一个比上帝更伟大的存在，那么这个存在也存在于现实中。

因此，为了避免矛盾，我必须承认这个存在是现实存在的。如果我说这是最伟大的存在，拥有所有这些完美之处，但它却不存在，那将是矛盾的。因为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完美。

如果我认为这是一致的，我必须承认它确实存在。因为存在于现实中是一种完美。这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品质。

所以，结论是，没有比上帝更伟大的存在是真实存在的。上帝是存在的。他假设上帝就是没有比上帝更伟大的存在。

这就是本体论论证的第一个版本。现在，他有了另一个论证或另一种形式的本体论论证，这有点不同。它以这样的前提开始：可以设想一个无法设想的、不存在的存在。

安瑟伦会问你，你能想象一个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吗？或者，就像伟大电影《公主新娘》中的华莱士·肖恩用他那口齿不清的声音说的那样，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存在是可能的，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它是最伟大的存在，那么最伟大的存在就必须是这样的，它的不存在是不可想象的。

你能想象出这样一个无法想象其不存在的存在吗？安瑟伦假设，是的，你可以想象出一个无法想象其不存在的存在。那么，下一个问题是，这种存在存在吗？有没有符合这种描述的存在？是否存在无法想象其不存在的存在？无法想象其不存在的存在。这种存在在现实中存在吗？现在，如果你已经承认你可以想象出这种存在，那么也就是说你相信它是可能的。

现在的问题是，你相信它真的存在吗？如果你说是，那么好吧，那么你就承认有神论是正确的。如果你说不是，你就自相矛盾了，因为你刚刚告诉我，你相信一个不可能不存在的存在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你认为这个存在是不存在的。你刚刚告诉我，它是一个你无法想象其不存在的存在，所以你不能同时满足两者。

如果你正在思考一个无法想象其不存在的存在，那么你必须说“不”，它必须存在，因为我刚刚承认它的不存在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无法想象，那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存在，G，不能被认为是不存在的；因此，它必须存在。

所以这是一个模态的，所谓的模态版本的论证，因为它与这个存在必然存在的逻辑必然性有关。它不可能存在。所以这是安瑟伦论证的另一个版本，所谓的本体论论证。安瑟伦没有命名它；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命名了它，他还命名了宇宙论论证和目的论论证，他将其命名为本体论论证。

我们该如何反驳安瑟伦的论证呢？安瑟伦的同代人高尼罗曾试图反驳安瑟伦的论证，他用了完美岛屿的比喻。我可以想象一个完美的岛屿，那里有热带岛屿上你想要的一切。那里有清澈干净的海水、漂亮的海滩、棕榈树、足够的树荫、热带水果、椰子、菠萝，温度大概在 70 多华氏度，也许 80 多华氏度，每天可能多云，岛上有很多很棒的人可以交流。

我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个岛屿有多么伟大，但仅仅因为你可以想象这个完美的岛屿，并不意味着它真的存在。所以，这就是 Gaunilo 的抱怨。安瑟伦的回应基本上是说，他的论点对某些类型的生物不起作用。

只有当你谈论的是那种无法想象出更伟大的存在时，它才会起作用，因为只有在那里你才能得出结论，它必须具有这种额外的伟大品质。所以，它只适用于那种无法想象出更伟大的存在。你不能把它应用到岛屿、汽车或披萨等具体事物上，但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批评该论点的人坚持认为，不， Gaunilo是对的。该论点一定有问题，因为似乎只要说“我在想象那个东西的最伟大版本”，你就可以证明任何东西的存在，无论是独角兽还是其他什么。因此，安瑟伦的回答中有一个反对意见。

许多世纪之后，康德对这一论点提出了另一个主要反对意见。这可能是对安瑟伦论点最常被引用的批评，康德认为存在不是一个真正的谓词。它不是我们赋予某物的那种东西。

相反，每当我们断言、每当我们说、描述或赋予事物品质时，存在都是被预先假定的。所以，如果有人要我描述这个房间里墙上的时钟，我可能会说，嗯，这是一个圆形时钟。它的表面上有对称排列的罗马数字。

它有一根分针。它存在。它有一个棕色的边缘。

它在东墙上。这些都是对这个东西的非常自然的描述，除了我在那里补充说它存在时说的一件事。这似乎很尴尬，对吧？因为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被要求描述的时钟是存在的。

无论何时，当你将品质赋予事物时，你都假设它们从一开始就存在。所以，当我们谈论上帝时，康德坚持并描述上帝，一个潜在的存在，如果你是不可知论者，比如说，全能或全知，我们假设它存在，即使只是为了论证。这不是你可以添加到概念中的那种东西。

你已经假设了它的存在。现在，对这一批评的反驳是，当我们对事物做出断言时，并不总是假设它的存在。如果我说杜立特医生爱动物，或者梅林是魔术师，或者飞马会飞，那么独角兽就有角。

我并不是假设这些东西存在。我描述的是想象或虚构的物体。所以，存在可以是一个谓词，对吧？所以，我可以说独角兽有角，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它确实存在。

我通过谈论一只我声称确实存在的独角兽来为这个概念添加一些内容。为什么我不能对上帝做同样的事情呢？因此，安瑟伦在他的论证中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在最近时期，我们看到了各种哲学家为本体论论证辩护的一些更复杂的版本。

在 20 世纪，我提到过诺曼·马尔科姆。他有自己的论证版本。查尔斯·哈茨霍恩和其他一些过程神学家也为该论证的版本辩护。

阿尔文·普兰丁格设计了一个模态版本的论证，该论证得到了广泛关注，并与可能世界分析相结合。它以可能世界的概念为中心，可以总结如下。因此，第一个前提对他的论证进行了一点简化，但我认为它抓住了他在此主张的本质。

第一个前提是，存在一个可能的世界，其中存在着一个最伟大的存在。也就是说，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完美无缺等等的存在。存在一个可能的世界，其中存在着一个最伟大的存在。

第二个前提是，最大程度的伟大意味着在每个可能的世界中都拥有最大程度的卓越。因此，要成为最大程度的伟大存在，一个人不仅必须在某些可能的世界中拥有所有这些品质，还必须拥有这些品质，必须存在于某个可能的世界中，存在于某个可能的世界中，存在于所有可能的世界中。而不仅仅是某些可能的世界中。

所以，如果某个可能世界中存在一个最伟大的存在，那么这个存在就存在于每一个可能世界中。好吧，猜猜怎么着？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可能世界。现实世界是一个可能世界。

所以，如果一个最伟大的存在存在于每一个可能世界中，如果它存在于某个可能世界中，那么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存在就一定存在。如果它存在于所有可能世界中，那么这就是一个可能世界。这个最伟大的存在一定存在于这个可能世界中。

因此，存在着一个极其伟大、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完美无缺等等的存在。这就是普兰丁格的本体论论证。显然，这里的关键前提是存在一个可能存在极其伟大的存在的世界。

也就是说，在某个可能世界中，存在着最伟大的存在。普兰丁格认为，要成为最伟大的存在，存在必须存在于每一个可能世界中，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但第一个前提是关键，即存在最伟大的存在是可能的。

这是学者们讨论这一论点时争论的焦点。肯尼斯·赫马 (Kenneth Hema) 等人对第一个前提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至高无上的存在的概念是不连贯的。CD Broad 也提出了这一点；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等人试图指出神性属性或被理解为伟大品质之间的某些矛盾，例如全能和全知之间的矛盾。

一个全能的存在大概可以创造一个自由的存在。让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全知的存在会知道它所创造的所有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状态。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看起来，即使一个全能的存在也是无所不知的，它也无法创造一个自由的存在，因为它会知道这个试图创造自由的存在的生命中将要发生或出现的所有未来状态。如果某个存在的未来状态和未来条件是预先知道的，那么可以说，这意味着它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存在，因为如果它是真正自由的，它的未来状态就不可能预先知道。许多哲学家都提出过这种论点，试图表明没有存在可以既全能又全知。

你所说的神圣属性是不相容的。首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那个论点没有说服力，因为我不同意自由的定义。很多事情将取决于你对自由意志的理解。

为了让这一论点奏效，你必须对自由持有一种特定的看法，一种特定的自由主义观点。但谁说这种特定的自由观是正确的呢？这往往是一个困扰不同版本的论点的问题，试图证明神性属性的不连贯性，特别是全能和全知，并追溯到萨特，以及其他采取这条路线的哲学家。

因此，我认为没有人能够确凿地、明确地表明，这些神圣属性，任何神圣属性，都存在实际的不连贯性。我认为这还没有得到证实。因此，我碰巧认为普兰廷的论证非常有力，比安瑟伦的原始论证更有力。

但它无疑仍然是当代宗教哲学中值得深思和争论的话题，即本体论论证。

这是詹姆斯·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宗教哲学的教学。这是第 4 节，有神论论证，第 3 部分，本体论论证。